



心中养春

耿艳菊

镇子西边是一条河流,不宽,只有两三尺,水却清澈,弯弯曲曲,环绕着大半个镇子。

每到春天,河流解冻,缓缓流淌,不由得就会想到“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样的句子,清新明丽,远远望去,宛若小镇脖颈间随意披着的一条绿丝巾。

有趣的是绿丝巾的边缘还点缀着数不清的鹅黄流苏,随着春风摇曳。这鹅黄流苏便是柳树的枝条了。

狭窄的小河即便清盈婉转,可是若没有柳的点缀,将会显得呆滞黯淡,甚至提不起精神。很小的时候,奶奶就告诉我,人有魂儿,世上的一切都有魂儿,柳就是河的魂儿呢。

可是,我当时并不能理解,还急哄哄地和奶奶争论,倔强地跑去找镇上最有学问的姑姑来评理。姑姑在城里读过书,又回到了镇中学教书,是我小小的世界里羡慕和崇拜的人。

而拥有新知识的姑姑摩挲着奶奶给我新梳的麻花瓣,笑盈盈地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奶奶那一边。她说:“在咱们小镇,柳就是河的魂儿呢,不但河有,柳也有,那就是暖暖的春风。你看,是不是立了春,风渐渐暖了,柳枝也柔

软了,一点点绽出绿芽芽?这时候的柳树和冬天的柳树状态就不一样了,很精神,很清新,人看着,很愉快。”

我送姑姑走时,姑姑在大门口悄悄嘱咐我:“爷爷刚走,奶奶还没缓过来,要我多陪陪奶奶,多和她说话。”

那年春天,爷爷走后,爸爸不放心奶奶一个人住,就把她接到我们家生活一段日子,和我一起住在西厢房。我们家在河岸边上,推开西厢房的窗户就能欣赏河流两岸的风景。

奶奶本来是一个开朗爱说笑的人,那段时间却很沉默,常常一个人坐在西厢房的窗户边看着外面的河流和河边的柳树发呆。我不知道她在看什么,我们每天从河边过,每天从柳树下走,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也许是这种司空见惯的熟悉,让我们忽略了它们的美吧。

有一天早上醒来,又看见奶奶坐在窗户边,她黯淡多日的脸上竟然浮现着淡淡的笑意。由于是周末,不用着急去上学,我也凑过去,挤在奶奶身边,问她看到了什么美景。

那是我第一次认真打量小镇那条清晨时分的春日河流,它是那样的静谧安详,像一幅静物画。浅碧的河水在晨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两岸的柳树

枝条婆婆,如烟似雾,如诗如画。

“哇,我们居住的地方好美,电视里的仙境一般!”我忍不住赞叹。奶奶笑,指着对岸的一株柳树说:“看到了吗?那一棵,对,就是那棵粗的,是你爷爷栽下的。这么多年了,年年春天,风一软和,柳枝就发芽,枝叶纷纷披披的,茂盛得很。你爷爷走了,人的命脆弱呀,还不如一棵树啊。”奶奶说着,情绪低落,抬手拭眼角的泪,又怕我看见,慌慌张张的。

想起姑姑的嘱咐,我灵机一动,调皮地对奶奶说:“这回您错了,爷爷可舍不得走,他就是那棵柳树呀。现在他只不过换个方式来陪伴我们,他天天看着我们呢,所以您得开开心心的,多笑笑,爷爷才放心。”

从那以后,奶奶走出了西厢房,她会让我陪她一起去河边挖野菜,去撸柳枝上的嫩芽,去看我在河边和小伙伴放风筝。飘飘拂拂的柳枝下,是奶奶那年迈的身影、神采奕奕的面庞。

后来,我就相信了奶奶说的世上的一切都有魂儿,魂儿就是生机。生机是属于春天的词汇,“养活一团春意思”,人人心中都该养着一个春天,春风拂面,散发着融融的暖意,来融解那些人生中的黯淡和忧伤、寂寞和孤独。

神滩晚读

苗君甫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如果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放飞思绪,竹林一定是个好去处。如果把竹林比作一本大书,母亲厚重的爱就像精致美好的书签夹在书页之中。

那一年的春天,我很焦躁不安,买的房子迟迟没有交工,住的学校宿舍拆迁了。当年裸婚的我,原本以为房子没什么重要的,但真的没地方住之后,我才想到住宿是个多么严峻的问题。

结婚多年的我,竟然面临着颠沛流离的境地。那段时间的我,心神不宁、焦躁不安。

母亲在这个时候打电话来,语气欢快且不容置疑:“老二,回家住,我在屋前种了竹子,很快咱家就有整片竹林了!”

我赶紧回家看母亲说的“竹林”,其实只是两株高高挺立的竹。母亲正弯着腰给竹子砌砖池,看我回来,开心地说:“竹子长得可快了,明年它就会发很多,就成竹林了!”

忍不住笑母亲:“您这也太乐观了,这离成林还早着呢!”母亲却依旧欢快:“谁说早着呢?竹子生命力多强,你以为它像你一样经受不了打击?”

“经受打击”,虽然我没说,但母亲却对我的情绪变化了如指掌,她清楚知道我的境地,也真正明白我的心情。

搬回娘家之后,母亲经常望着那两株竹子,教女儿背一首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一边听着母亲对竹林的畅想,一边听着女儿奶声奶气的“千磨万击还坚劲”,心渐渐平静下来。

隔些日子,母亲带我去一位亲戚家,指着她家院子里已成气候的那片竹林说:“看,咱家的竹子就是从这片竹林里移走的,马上咱也可以有这样一片竹林了!”

亲戚家的竹林,有三十多棵翠竹,青青的竹叶、绿绿的竹节,微风拂过,叶片轻轻晃动,像在摇头晃脑背诵一首诗;劲风吹过,竹林沙沙作响,细细的竹枝,弯下了腰肢,但很快又挺直了腰板,昭示着它们一身的反骨和不屈的灵魂。

搬把椅子坐在竹林里,真的有种“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置身世外桃源的感觉,疏朗恬淡。

苏东坡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句子,忽然跃上心头,我猛然间顿悟了母亲种竹的一番深意……

她从来不会评价我的生活,但对我的情绪变化勤于疏导。面对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琐碎烦恼、心情的起伏变化……她都有自己的办法。

那年,在我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她用生命力最旺盛的青青翠竹告诉我,千磨万击要坚劲;在我心神不宁的时候,她用一片竹林告诉我,美好就在前方,希望永远不会丧失!

那年母亲亲手栽下的竹子,真的不辱使命、根深叶茂,很快就成为了一片名副其实的竹林!而我,渐渐没有心浮气躁,渐渐收获了心平气和的心境。

闲暇时,望着窗外葱茏的竹林,我忽然意识到:母亲当年种下的哪里是什么竹?她成功培育了像竹子一样“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我!

种竹的母亲



鸟语花香

刘玉松 摄

程应峰

燕子低飞的故乡黄昏
爱热闹的知了此一声彼一声
白杨树的手掌
试探着晚风轻拂的衣裙

倒垂的芭蕉鲜活起来
温热的河水亲近着晚归的庄稼人
远远近近几点闪烁的烟火
点缀着错落的村庄和田垌

几柱夕阳的余光散了、淡了
远山泼墨画般浑朴而迷朦
鸟儿的翅膀没入窝巢的时候

故乡黄昏(外一首)

四处响起唤鸡唤鸭的吆喝声

乡村屋顶

立于城市的阳台
睁大眼睛,便浮现
一浪接一浪的乡村屋顶
那拙朴的茅草、泥瓦
如憨厚笃实的父老乡亲

山重水复的乡村屋顶

凝聚着代代相传的乡村美德
年年岁岁 岁岁年年
庇护子孙安然度过酷暑严冬

远离城市的乡村屋顶
永远根植于游子心底
挥不去 抹不掉
塑铸成无法更改的秉性
幻变着五彩斑斓的风景